



开在树上的白荷花

■董雪丹 文/图

总是先闻到缕缕清香，然后才寻找花之所在。

花儿长在高处，如果不是香气的指引，很难在意隐藏在枝叶间的花朵。与此花相映的叶子太笨拙、太寻常了，甚至一直因为不喜欢它的叶子，很少关注它的花朵。

直到前年，就在中心城区的人行道旁，看到一棵长得还不太高的小树，开着几朵硕大洁白、形态如荷的花儿。因为对花的喜爱，才对叶多看了几眼，叶片肥厚，正面绿得油亮，背面是暗褐色，是我平日里不大喜欢的感觉。可作为一棵会开花的树，恰恰因为有这样的叶子映衬，反倒让花儿更动人。这棵开着花儿的树，将柔媚与朴拙、明亮与暗淡、新生与沧桑，集于一身。

走近看花，看到洁白的花瓣包裹的“心”，下面如一个莲花宝座，上面嫩生生的细蕊如一只只舒展的长袖。脑子里立刻飘出一首歌：“一念心清净，莲花处处开。一花一净土，一土一如来。”

树旁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但这丝毫不妨碍花儿的清丽脱俗、纤尘不染。身旁的热闹是别人的，它只清静着自己的清静，洁白着自己的洁白。它在树上随风而动，像凌波仙子在水上舞蹈。它像极了开在高处的荷花，不只形态相似，骨子里透着的品格更是相似。

它打动了我，我当然要去了解它。知道这开在树上的白荷花有着荷花玉兰之名，不禁感叹：真是花如其名。

荷花玉兰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广玉兰。说到这个名字，自然想起初春时未叶先花的白玉兰、紫玉兰，它们有着相近的名字，不同的是，广玉兰春末夏初开花，叶子四季常绿。

这几年我们的城市绿化越来越好，广玉兰也越来越常见，很多路段都用它来



做行道树，有人用“姿态雄伟”“叶阔荫浓”来形容它的树姿，倒也恰如其分。博物馆、图书馆前，也植着高大的广玉兰，树与馆，同处闹市之中，同样很沉静，气质很相合，这种搭配，实在巧妙。

喜欢了，自然越来越在意。从5月到7月，总会偶遇它幽幽的香。即便在浓稠的夜色里，不用看，也知道它的存在。借着路灯的光，可以看到一朵又一朵的花儿高高地立在枝头，在茂密的绿叶之中闪着玉质般的青白。

我还是更喜欢叫它荷花玉兰，喜欢它荷花似的花朵。看的多了，有时也会想把那洁白柔嫩的花儿摘下来，揽入怀中，拥有它的芬芳。爱极了，却是不忍，不忍伤害它的高贵、美丽和清纯。只是默默地、一次又一次仰望、寻找，寻找隐匿在树叶间的白荷花，每找到一朵，都是一次惊喜。

荷花玉兰开花有早有迟，在同一棵树上，有圆鼓鼓的饱胀到马上要破裂似的花苞，有盛放得如梦如幻的大花朵，有的开始一片一片地零落。风过树梢，几片

微微泛黄、厚实的荷花玉兰的花瓣掉落在地上。花落的声音，一如心动的声音，真的可以听得到，这种美妙，非荷花玉兰莫属了。捡起片片飘落在地的花瓣，让手上心里都沾满它的香——比百合花淡一些，比荷花浓一些——它自有自己的独一无二。

花瓣凋谢之后，它的“心”还在，挺立在枝叶间，再一次成长，直至成熟为一个果实。果实刚开始是淡黄色的，有点像缩小版的菠萝，慢慢变成粉红，果皮逐步裂开，一粒粒鲜红的种子会探出小脑袋，随着果皮渐渐干枯收缩成灰褐色，种子也会一个个挣扎着逃离。这时，看起来像皱巴巴的小松果，只是荷花玉兰的种子可比松子夺目多了，像一颗颗南国红豆，红得耀目，红得多情。

看荷花玉兰，从冬到春，从春到夏，看到熟识，又超越了熟视无睹，有花时看花，无花时看果、看叶。还记得一场大雪之后，荷花玉兰的叶子格外青翠，满树的雪，仿佛变成了满树的花。那一刻，我不再只爱它的花儿，也爱上了雪中依然不落的叶。

百年往事非尘埃

■梁冰雪

痛心。

1911年是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年，倒不是因为辛亥革命作为重点被历史老师屡屡强调，而是那一年的《与妻书》墨字如血、哀情寸寸；也不是因为那年的武昌起义是多么深刻地改写了中国历史，而是我深知那一年的成功是多少次失败的累积。我脑海中总是会浮起苍灰色的天幕下中国饱经沧桑的轮廓，长时间的混乱与动荡早已泯灭了曾经的繁华与辉煌，破损的楼房正在列强的炮火声里瑟缩，回忆着往昔的琼台玉阁。那一年的林觉民们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，心怀天下，立志将四万万人引向光明，最精锐的起义者却成了最痛心的就义者。

你无法想象这个民族为了搭上现代化末班车、重回列强之林的决心和疯狂。百年的时光，数代人的前赴后继，受尽了屈辱而流干了血被杀死的人足以填满几个国家。这个民族的求索之路走

过无数弯路，幻想过无数依靠，经历过无数生离死别，见惯了世间的种种丑恶，一次次梦想破灭不得不面对惨淡的现实，又一次次振作精神拿出命去拼，永远看不到希望却又永远心怀崇高的梦想。“吾必此举，事必败，身必死，然吾辈身死之日，距光复期必不远矣。”一代代林觉民在看不见未来的迷茫、确定自己享受不到民族复兴的觉悟下，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青春，为的是让后来人能踏着自己的尸体继续寻找光明。只愿能穿越历史风烟，缅怀先烈英灵。

今天，我们在手机上看到这段历史，从电影里看到这场起义，从教科书中机械地背出它的定义，它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旁观者，我们有幸生逢中国步步凌云的壮阔，亦有责以萤烛末光为中国增辉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结束了70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。2019年，烈士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猎猎飞扬，山河社稷荡开一笔，提笔不谈风月，只论锦绣前程。长江大浪，吾如沙砾，虽至微至鄙，吾爱国之心，至死不渝！

庚子端午郊西采风作品选登

别调临江仙

廿载悠悠常忆取，这湾软水柔风。芳堤筝冢葬多情。对人谈往事，知是倩谁听？

幻境几番迷醉眼，聪明总误浮名。铅华褪尽此身轻。恻然斜照里，古渡草青青。

又一首

烧烤桥头烟霭起，诗怀酒助精神。月牙斜上挂溪滨。扮汀洲夜色，更妩媚三分。

遥看前方明灭处，朦胧几点孤村。小船渔火认非真。临歧人欲渡，谁是渡人人？

(瘦丁)

越溪春·庚子端午颖岐口夜月

今古月行多圆缺，端午似弯刀。颖岐口外河如镜，嗟叹中、心醉离骚。插艾门楣，诗联国运，风助江潮。

星云自在逍遙，归棹岸边抛。蓦然鱼跃破浪点赞，三川闹海妖娆。当忆初心齐奋勇，华夏笑声高。

(都烨)

少年游

华灯初上雾烟浓，蛙唱晚歌声。孙嘴桥下，雄黄尽饮，酒兴惹诗情。

一弯新月枝头挂，暮色渐朦胧，清影波摇，涟漪东去，往事已成风。

(王婷美)

定风波·孙嘴桥

间有烟村并小桥，白云映水漫招摇。对蝶不离身左右，轻嗅。绿畴如画正妖娆。

一瞥缠绵情入梦，心动。浮华过后避尘嚣。拂面清风吹古渡，思慕。颍河岸畔自逍遙。

(云儿)

[中吕·红绣鞋] 咏月牙

宫样眉儿新月偃，多情眸子水容颜。旖旎缠绵颍河边。影摇杨柳上，态娇蒲蓼间，又偷把银辉洒夜天。

[北越调·凭阑人] 颖畔即兴

乘缕清风来水边，泛叶浮槎到月前。那条天河桥下湾，今又是、人间端午天。

(刘绮烟)